

人在旅途

同登香云路的岁月

海晏清风



AI 制图

最近,我与妻子重踏普陀山香云路,一起去攀登佛顶山。那佛顶山依旧静默着,蜿蜒的石阶一如往昔。可当我的双足再次触及这熟悉的石阶,心境却似山间穿林而过的清风,褪去了尘世的浮躁,余下了清爽舒展与融融暖意。

拾级而上,随着呼吸的节奏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我的童年。那时,我们家还住在普陀山对面的朱家尖岛上。父亲是个本分的庄稼人,平日里种些蔬菜,偶尔也会挑着担子乘小渔船到普陀山来卖,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

记忆最深的一次,是跟着父亲去佛顶山上的慧济寺送菜。那时去佛顶山的路,是崎岖难行的泥土山路。父亲肩上的扁担压得吱呀作响,沉重的蔬菜担子让他每走一段就要停下来,靠在山石旁大口喘气,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脸颊滴落在泥土里。年幼的我空着手跟在后面,也爬得气喘吁吁,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好不容易到了山顶,寺院收购了蔬菜,还会请我们吃一顿素斋。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,一碟简单的清炒素菜,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对于农村孩子来说,却是人间至味。我吃得津津有味,连碗底的饭粒都不舍得剩下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佛顶山是一条充满汗水与艰辛,却又飘着饭菜香气的攀登之路。

后来,我学业有成,参加工作,成家立业。有一年,我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再来攀登佛顶山。那时的香云路已经修葺得平整了许多,原本泥泞的小道铺上了一些石条,路旁的树木也愈发葱郁茂盛,为行人撑起了一片绿荫。

女儿在我和妻子的鼓励下,像只快乐的小鹿,欢欢喜喜地一步步往上爬。我随手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,至今还珍藏在相册里。照片中的她扎着高高的马尾,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,笑容却比山间的阳光还要灿烂。登上山顶进入慧济寺,我们在寺院里吃了斋饭。女儿吃得格外香甜,爬山累了,胃口大开,再加上大家围坐在一起,那种热闹温馨的氛围让饭菜也变得更加可口。看着她一天天快乐成长,佛顶山便成了一条充满欢喜与成长的攀登之路。

之路。

而这一次,我陪着妻子同登佛顶山。通往山顶的香云路再次经过修缮,更加平坦整洁,行走其间,脚感舒适,心境也更为从容。看看沿途熙熙攘攘的人群——有步履蹒跚的老者,有朝气蓬勃的青年,还有国外的游客。普陀山的香客依旧旺盛,而这份虔诚的力量,正如这山间的磐石,历经岁月风雨,从未动摇,佛顶山便成了一条充满虔诚与坚持的攀登之路。

终于攀登到佛顶山巅,慧济寺山门上“同登彼岸”四个大字映入眼帘。攀登其实就如同礼拜,都是一种向着更高境界的修行,都怀揣着同登彼岸的期盼。在寺院里,我们又吃了一顿同样的斋饭。还是那一碗米饭、一碟素菜,味道依然如故,感觉还是那么好。

回望来路,石阶在变,风景在变,攀登的人亦在变。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攀登?世事沧桑,万物皆在流转,但总有一些东西如慧济寺里不曾改变的斋饭香,跨越岁月长河的骨肉亲情,以及对生活始终如一的热爱与虔诚。正是这些不灭的微光,支撑着我们在岁月的洪流中步履坚定,向着心中的彼岸,拾级而上。

生活滋味

凤尾鱼的烟火人间

洛水

海岛的烟火气常常存在于鱼、蟹、虾等一众海鲜里。每年八月开捕后,不消几日,收货船便能带回第一网鲜鱼获。由此,市场便开始热闹起来,连街角的风都是鱼腥味。

在一众鱼货摊贩里,我最爱逛收张网船货色的摊位,因为我最喜爱的凤尾鱼大抵在其中。凤尾鱼俗称“子鲚”,学名“凤鲚”,因其尾部分叉形状像凤凰的尾巴,短呈红色,尖细窄长,犹如凤尾,故称。

不知是不是人到中年的缘故,愈发贪恋旧时光里的滋味,那味道捆着沉沉的往事,藏着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凤尾鱼,我爱吃油炸,而小妹特别钟情香煎。小时候,母亲常常做给我们吃。她将洗净后的凤尾鱼装在瓷盘里,倒入半汤匙盐,一汤匙酱油,姜、蒜、少许白糖、鱼露和黄酒,搅拌均匀,这样腌制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,开始烧制:热锅放油,将整理成头尾相挨、似花朵形状的凤尾鱼小心放入锅内,大火定型,中火慢煎,至表皮微微发黄时将鱼翻转过来,再煎另一面,两面都尽可能地煎成金黄色,最后撒上一把葱花即可出锅。

经过这般烟火历练的凤尾鱼,鱼身略挺,鱼皮微微起皱,破皮处,白嫩的鱼肉散发着迷人香气。入口,咸鲜里带着甜,妹妹每次都能吃一海碗饭。

有一次,母亲答应妹妹,中午做她心心念念的香煎凤尾鱼,但临近中午,厨房里案板上仍放着鲜亮的生凤尾鱼,冷锅冷灶,完全不见烟火气。妹妹看向我时,突然眼里闪起了泪花,拉着我的手带着

哭腔道:“姐,妈妈呢?中午我想吃鱼。”这时,门口响起拖鞋的“踢踏”声,母亲回来了,她神色悲怆,嘴里唉声叹气:“做人真是即末勿晓得明朝事啊!”

原来母亲在村口遇见了一妇人,她眼窝凹陷、头发蓬乱,被亲友搀扶着,艰难前行,边哭边骂,骂男人心肠狠,抛下他娘仨走了。经打听得知,她竟是阿黄伯的老婆,常年卖货给我们的那个张网船上的阿黄伯,他在船上作业过程中出事了。

老辈人常说,捕鱼是个将性命别在裤腰带上的活计,“三寸板内是娘房,三寸板外见阎王”,早上的天气预报明明还阳光明媚,中午,海上的风力便持续加大,大片云团乌泱泱地压过来,随即雷声“轰隆”不断。据说,风暴是从海底涌上来的,人和船在高耸的浪尖、暗黑的深渊中反复挣扎。一次次的混乱颠簸间,阿黄伯翻进了海里,搜救队伍联合周边出海渔民分头搜寻,但毫无音讯。

儿时的我,常忍不住去猜想阿黄伯的结局,有时想,他会不会随海浪飘向未知国度,或是《镜花缘》中的女儿国,或是《山海经》中的蓬莱仙岛,总之,他还健康快乐地活在人世间的……

多年后,我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位同事,闲聊几句后,得知他是阿黄伯那个村的,于是主动加了微信。思索再三,我敲过去一行字:你认识阿黄伯吗?等了许久,他发来简单一小句:阿黄伯,哦,有的有的,哦,好像又没了。

风依旧从海上来,咸腥如故,凤尾鱼年年依约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。

似水流年

捡知了壳

木一

周末,在阵阵知了声中醒来,恍惚间跌回童年。儿时听见知了唱歌,我心里便格外欢喜。知了一唱,就到了捡知了壳换零钱的时节。

那时,乡下孩子几乎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,捡知了壳是难得的进项。村里捡壳的小伙伴很多,稍去晚些,树上的知了壳就会被捡得干干净净。况且清晨林间凉快清爽,最适合穿梭寻拾。所以每天天还没有大亮,奶奶一声叫唤,我便一骨碌起床,用冷水匆匆洗把脸,拎起袋子,一头钻进林子里。

我的家乡金塘盛产李子,山野间遍地都是李子树。本村与邻村的林地连绵成片,错落分布在平地与山坡上。每逢暑假,李子早已采摘结束,空旷的李树林里,总能见到不少的知了壳。我家住在山脚下,这片朝夕相伴的李树林,便成了我夏日清晨固定的寻宝之地。

清晨的林子安安静静,鸣唱了一整夜的知了尚在歇息。我在树丛间来回穿梭,目光仔细扫过树干枝丫。知了壳保持着向上攀爬的姿态,有的贴在树干,有的挂在细枝,还有的悬在树叶上,风一吹就轻轻晃动。壳背裂开一道口子,双眼部位微微鼓起,两边各伸出三条粗细不一的足。颜色大多焦黄泛着浅金,少数还带着一丝淡红。伸手轻轻一掰,把纤细的虫足从树身上剥离,知了壳便落于掌心。它轻得几乎没有分量,完整的轮廓,依旧是一只知了的模样。

年少的我眼尖手快,手上摘着一枚,眼里已经望见别处好几枚。我把它们一枚枚放进袋子,寻完这棵再找那棵。跑遍一片林子,头发衣裳沾满草木的露水,又匆匆赶往下一处。待到日头慢慢升高,林间渐渐热闹起来,我便收工回家,把当日的收获和之前积攒的归拢在一起。

最难忘是一个夏日午后,我收获了一场意外的惊喜。彼时嘴馋,我翻过石头围墙,溜进邻居家菜园,想去摘文旦吃。哪知那棵文旦树的树干、枝条、宽大的叶片上,到处爬着知了壳。我瞬间丢了摘文旦的念头,满心都是捡拾知了壳的欢喜,撩起衣服下摆当作兜,开开心心捡了满满一兜。

捡拾的过程中,我也曾碰到正在蜕壳的知了,它们是那么努力地背部的裂缝里慢慢往外钻。我胆子小,从不敢伸手触碰。有些同伴却无所顾忌,不仅捉来把玩,更有甚者,用针将尚未出壳的知了刺死在壳中,混杂在收获里压分量,只为多卖一点钱。那时候的我浑然不知,知了要在漆黑的地下蛰伏许多年,才能换来夏日短短几十天的放声鸣唱。

暑假一过,捡知了壳的夏日趣事便告一段落。我把整个夏天攒下的知了壳扎紧袋口,拎到街上的乡供销社售卖。柜台工作人员简单翻看查验,用杆秤称重重量,便结算货款。大多时候,我只能拿到两角钱,可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两角钱能买好几根棒冰、好多根油条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怀里,回家的脚步格外轻快,满心都是踏实的欢喜。

如今年近花甲,偶尔在行道树上看见一枚知了壳,我还是会停下脚步静静凝望。它轻轻又牢牢地附在枝头,仿佛在静静聆听,属于它的那只知了在天地间欢快地歌唱。

一枚枚轻薄的知了壳,串联起整个纯真的年少时光,和我的童年一道,长久留存在记忆深处,岁岁难忘。